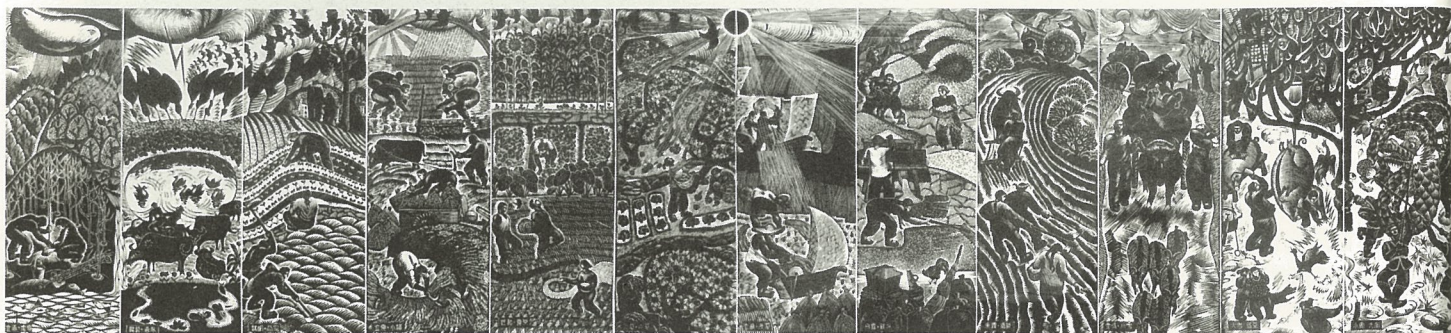


高等美术教育问题之我见

My Opinion on Higher Education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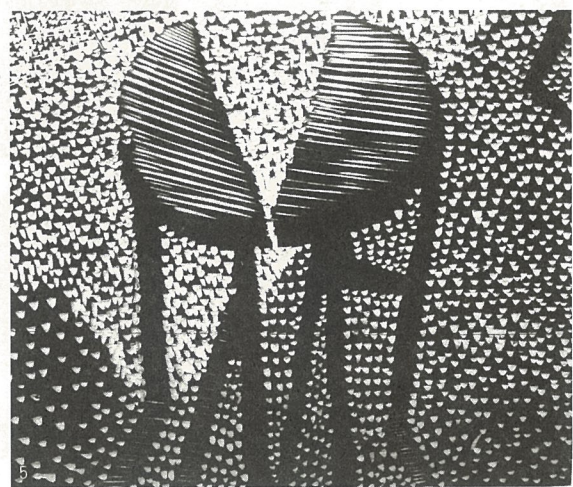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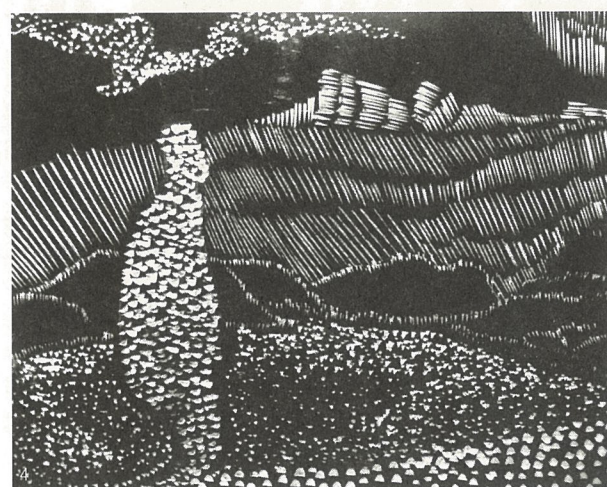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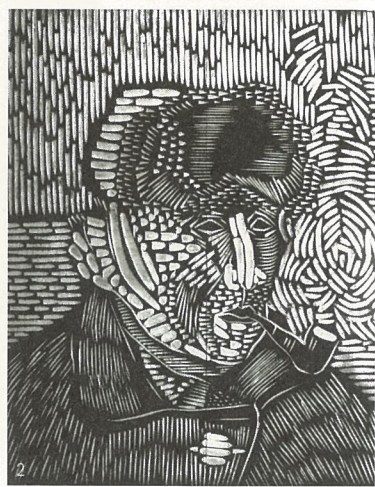
◎王华祥 Wang Huaxiang



一、中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的潮流背景

十多年前，我曾经请教过评论家栗宪庭先生，他在十年中的成就证明他的敏感和正确性，似乎他不仅讲了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和预言了一个后来的事实，因此用不着丝毫地怀疑和抗争。我说，我认为中国艺术目前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西化路线（所谓前卫艺术），另一种是中国路线。后者是商业艺术和国粹派艺术，其基本特征是乡土题材和唯美形式。要么西方化，要么民族化，我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我希望有第三条路。请问：“您认为存在第三条道路吗？”我不记得栗宪庭先生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或许他回答了，也可能答非所问，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是大大可能引起他重视的。十多年当中栗所推出政治波普、泼皮艺术、艳俗艺术果然敲开了西方艺术壁垒的大门，中国的当代艺术以一种嬉皮笑脸、阴阳怪气和花枝招展的方式走向了世界。说实话，对此中国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波普们、泼皮们不是孤立的少数族群，而是一个时期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共有的特征。当一种普遍的绝望和积怨无处发泄的时候，人们会以自诩和自嘲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玩艺术”、“玩电影”、“玩音乐”、“玩”——一个充满嬉戏、笑意和超脱意象的词掩盖了真实的严肃与无奈。艺术家以一种流氓方式来避免堕落，以一种堕落的方式来避免沉沦，以一种丢脸的方式来挽救尊严。就像马戏团中的丑角，表面快乐，内里悲

伤。那隐藏在无奈表情后面的悲沧和成功后面的悲壮是不易察觉的。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大戏在全世界巡演，经历了从弱小到壮大，从边缘到主流，又从高潮向下滑落的过程。嬉皮笑脸、阴阳怪气和花枝招展都已经司空见惯。西方人的神经不能再老套去刺激。意识形态牌、中国符号牌都打过了，中国的评论家和谋略家以后打什么牌？以学院、画院、美协为代表的另一路人马也在探索中国艺术的出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四川美院和中央美院为代表的一些青年艺术家开创了从历史资源（文革）和乡土资源（西藏等）寻找创作母题画风。到了90年代以后，反思历史的画风消失在历史之中，只有乡土主题的画风顺应了商业化的需求而得以延续下来，它们与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唯美画风一起开拓并占领了中断四五十年的中国艺术市场。我丝毫不会怀疑八五新潮以来的前卫艺术家、评论家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伤痕美术家、寻根艺术家和唯美艺术家对中国美术的贡献，是他们引领中国的当代艺术向人性化的方向过渡。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是，我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艺术必须贴上某种标签吗？前卫艺术必须克隆西方吗？写实艺术必须模仿古典吗？中国艺术家可不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可不可以艺术家前面略去“中国”二字？前卫艺术家可不可以略去“前卫”二字？新古典画家、表现派画家、抽象派画家可不可以都将前缀略去？贴上这些标识，对于劣质画家是遮



丑，对于优质画家是贬低，如果真是好，真是棒，用不着弄这些名堂。在丢勒前面加德国，在伦勃朗前面加荷兰，在毕加索前面加西班牙，康定斯基前面加俄国，克里斯蒂前面加法国，弗洛伊德前面加英国，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国别，而中国艺术家如果抽去中国的前缀以后会怎样呢？真正的大师是不需要头衔的，也不需要借助标签。如果我们的画中不画中山装、不画天安门，就不能让西方人认出你是一个中国画家，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有国际水准的中国艺术。一切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我相信不少人雄心勃勃，大家都明白，只有国家符号、文化标签都退到个人符号后面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现代艺术。

二、中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背景分析

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根本上是技术教

育。西画部分强调写生和摹仿，国画部分强调传统（他者）的笔法结合西画的造型，在创作思想上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和歌颂主义），在形式上强调正面的“百花齐放”。我无意指责历史或历史中的个人，但我觉得探讨历史的成因、作用和影响是有意义的。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前，政治意识形态覆盖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独立思想和行为是不被鼓励并要加以压制的。根源于自由天性和创造本能的艺术创作不可能有栖息之地，艺术教育的功能不可能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因此，不仅是艺术教育，在整个文化教育当中，中国教育家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技术教育和知识教育（知识也只教“健康”的部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造就了中国特殊的艺术成果。当我们再看老样板戏和老电影，唱老歌曲和吟诵老诗词的时

候，我们会把喜滋滋的五十年代美术、红光光的文革美术和八十年代初的装饰性美术、八五新潮时期的现代翻唱美术，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新古典美术都看成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它们已经镶嵌在我们的躯体和灵魂之中。我不仅理解和原谅缺乏个人意志的这一阶段的艺术，而且还心有感激和怀念之情。历史造就了个人，我们无法选择历史，就像我不能埋怨父母把我生在了穷困的农村。虽然从小营养不良，但艰难的养育之恩更加弥足珍贵。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国家领袖，还是作为教师的普通百姓，真正的“坏人”是不存在的。历史永远让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扮演他必须扮演的角色。当我们走进仙逝之人的墓地之中，我会想，不管你是英雄还是懦夫，是功臣还是罪人，是敌人还是朋友，你们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先人，你们

就是我，我就是你们。

三、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现状和出路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是技术性的。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后，教育制度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转变，譬如在原有的老专业中加入一些新观念和新形式，创设建筑、设计和多媒体等新专业。但是，这种改变是过渡性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到国家体制的制约外，还受到来自教师自身素质的制约。长期技术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教师们，要摆脱技术化思维和脱离他们所寄生的某种已被承认的教学体系是有困难的。在技术思维之外，大多数人找不到更有力和更使其自信的文化支撑。我们所教的技术（基础）就像瞎子一样迷失了方向。于是，对于技术的失望、轻视乃至敌意便成为中国美术高校的基本情状。在丧失

目标以后，技术已呈明显的下滑和衰退之势（很难看到扎实的深入的习作了），而它退出所产生的真空又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来填补，因此，美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控和失效，这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那么，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根本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我讲一讲我的看法，第一，我们不能切断历史，不是从道义上或折中主义立场上去尊重历史和认识历史，而是从客观的、整体的和严肃的态度去看待历史。中国技术化的美术教育中，技术是一个好东西，蕴藏在其中的人性化精神是宝贵的，作为一种连接自然和历史的纽带以及一种培养人眼的观察力的手段，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技术之美中包含了思维、激情、天分和智慧，对手工中携带的人体的温暖和储存在其中的人之灵魂也是我们应看重

的。第二，高等教育的功能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要尊重人，要把人的独立和尊严放在技术和知识的前面，把技术和手段纳入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的大系统中，中止和扭转技术性思维一统江河的局面，阻止在老专业中掺水的势头（如改造基础教学、改良中国画，笔墨要纯粹血统，要鼓励新探索并建立肯定机制，使个人贡献变为社会资产，避免陈旧对新事物的漠视和伤害。另外，要研究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美术，尤其是早期现代派艺术家的创作（中国主要引进的是印象派之前的东西）。否则，我们很难走出技术思维的模式。第三，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与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随着集体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个人意志和灵魂脱离了原来的国家

意志和集团信仰，突然失重和无所适从。许多人从不思考的集体主义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从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势利的实用主义，在教师画家和很多知识分子中，滋生和弥漫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庸俗之风。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对弱者缺乏起码的同情之心、对学生缺乏基本的责任心、对职业缺乏应有的虔敬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高校教师应当思考的。如果教师真的承担着拯救人的灵魂之重任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自救。

1、岁岁年年 版画 龚玉 戴嘉陵

2-5、三十三种头像的画法（王华祥工作室）